



水杉林。

秋染水杉

□陈金裕 文/摄

秋天的象山最萦绕心间的，便是深秋时节矗立于水库边的水杉林。它们不像山中树木那般恣意，总是齐整地列在水畔，颜色却是一等一的绚烂：青绿还未褪尽，便染上了锈黄、古铜、赭石，最后是那沉郁而热烈的绛红，一树之间，层次分明，宛若打翻了的调色盘。我们这些外来客，总忍不住折几枝形态最美的杉叶带回住处，插在陶罐里，仿佛就将整个水库的秋意也请进了屋，心中满是收获的喜悦。水杉，是象山诸多水库——仓岙、赵岙、岩头陈的秋日画卷里，当之无愧的、挺拔的男主角。乌桕的红叶算是它的知交，银杏的黄叶便是它活泼的邻家妹。它们一同，将水库沿岸点缀得如油画般浓丽。

水杉树姿笔直冲天，极少旁逸斜出，树皮呈赤褐色，纵裂成长条片剥落，自有几分沧桑。叶子细碎，羽状复叶轻柔地舒展开，像梳理过的羽毛。春夏是沁人心脾的翠色，入了秋，便从叶尖开始，一点点被秋霜浸透，最终凝结成一片片燃烧的火焰，倒映在碧澄澄的水库中，天上水下，连成一片斑斓的梦境。它们又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哨兵，默默守护着这一方水域的宁静。仓岙水库的视野最为开阔，岩头陈水库的则更显幽深。

水库边的旧居，白墙黑瓦，枕水而居。老人们说，早年修建水库，水杉因其耐水湿、材质好的特性，被广泛栽种护堤。它的木材纹理直，结构粗，不易变形，以前常被用来制作小船或家具，经年耐用。村民也爱捡拾落下的杉果和枯枝，杉果形状可爱，可做孩童的玩物；枯枝油脂丰富，引火极佳，那噼啪作响间散发出的淡淡木质清香，混着渔家锅里蒸腾的海鲜热气，在湿润的空气里弥漫，成了象山秋日里最独特的气息。

寒露过后，秋意便一层层浓重起来。待到霜降，水杉叶便像是被酒泡过一般，醉意盎然。那沿着库区蜿蜒的一排排、一列列，在仓岙水库的尾坝，在赵岙水库的湾汊里，如火如荼，

似一束束巨大的火炬，在蓝天下静静燃烧。它们的红，不如黄桕那般漫山遍野，却因了水的映衬，红得更加集中，更加深邃。秋风吹过，细密的红叶簌簌飘落，有的落在岸边，铺就一层厚厚的地毯；有的落在水面，随波轻荡，像无数小小的舟楫，载着秋的讯息漂向远方。水杉的红，与晚霞交融，霞光染红了杉林，杉林也染红了一池秋水。

后来，这里也渐渐成了游人的心头好。沿着水库边的步道慢行，水杉在午后阳光的斜照下，通体透亮，红得纯粹，红得忘我。每一根枝条，每一簇针叶，都像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构图。游客们穿梭林间，笑着，赞叹着，或倚着粗壮的树干留影，或拾起一片完美的红叶对着光细看。阳光透过红叶，脉络清晰如画，人立其间，仿佛也被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红晕，心境豁然。只可惜，这盛景同样短暂，巅峰的红艳不过十余日，一场冷雨，一阵大风，那华丽的红袍便会卸下，铺就另一种静美的秋韵。因此，象山的这些水库，秋日里便得了“水上火焰谷”的雅称。

若逢晴日，伫立坝上，极目远眺，只见一侧是万顷碧波，一侧是连绵红杉。那挺拔的红色队列，沿着水岸线曲折延伸，将水库勾勒得愈发秀美。宁静的村庄掩映在这红与绿、水与天的背景里，宛如仙境，安详而明媚。水杉的红，是水边秋天独有的风致，它不像枫香那般跳脱耀眼，却自有其庄重与坚韧。它红得沉静，红得典雅，红得让人心生敬意。岁岁年年，它们就这样站着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吟唱着关于秋水长天的故事。

听，那风过杉林的声音，沙沙作响，不正是自然最动人的歌谣么？水杉红了，芦花白了，橘柚黄了，正是品蟹赏秋的好时节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此情此景，虽无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古意，却有“行舟碧波红杉侧”的现代闲情。这秋染水杉的景致，足以醉倒每一位来访的游人，成为心中一道永不褪色的江南记忆。

最好的安排

□卢岳云

从前，我总爱骑车上班。因其自由便捷，又经济环保，可谓一举多得。

前几日早晨，刚骑出小区大门没多久，电瓶车后轮便莫名泄气。折返回家充气，任凭打气筒打得呼呼作响、烫手发热，后轮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”地瘪着，后来才知是轮胎老化了，得换新胎。眼看上班要迟到，我急忙奔向小区对面的公交站，总算踩着点赶到了单位。

无奈之下改乘公交，沿途密集的停靠站、红绿灯，再加上宁波公交无红灯也礼让行人的文明行车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心里感觉一路停车的时间比行驶时间还长。原本骑车20来分钟的路程，足足多花了近一倍时间才到单位，颇有坐“蜗牛车”上班的滋味。因网购的新轮胎未到，此后几天我不得不提前出门。

但接连乘了几日公交，我倒慢慢品出了其中妙处。这几天宁波气温骤降，仿佛夏冬无缝衔接，街上不少人穿上了羽绒服。一早出门，我不必再戴手套、口罩……全副武装地迎着寒风骑行。坐在暖洋洋的公交车里，冬日暖阳透过车窗洒在身上，手脚尤其是膝盖暖和异常，总算免去了骑车时被冷风直吹、往衣缝里灌的苦楚。

还有一点，感受颇深的，是骑车上班，神经需高度紧绷、集中注意力。马路上车水马龙，为了赶上班时间，骑电瓶车的如同在赛道上一般，你追我赶，都骑得飞快，稍一走神便可能相互碰到，或者在转弯过十字路口时，与“大眼睛”机动车刚蹭，甚至撞到突然蹿出来的行人。而坐公交时，只要别忘了到站下车，脑子是放空的自由的。车厢里不少人低头刷手机，我唯有羡慕，只因自己在车上一看手机就晕车。但这样也好，正好借着这段慢下来的时光，一路构思新作、打打腹稿，反倒成了难得的“碎片思考”时刻。

原来，从骑车到乘车上上班，这场看似无奈的改变，却未必是坏事。生活中许多身不由己的选择，乍看是被迫偏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，实则可能藏着一种别样的美好。电瓶车换上新轮胎后，又可以自由骑行了，而我却爱上了坐公交上班。遐想开去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遭遇逆境，不得不无奈转身，却在困顿里走出了另一番天地。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，政治抱负遭受重创，看似面临人生绝境，他却躬耕东坡、寄情山水、顿悟人生，写下了前后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篇，且以《定风波》中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，活出了通透自在的人生。而科学家钱伟长本是文史奇才，高考文史近乎满分，却因九一八事变后山河破碎的家国危局，无奈放下心中挚爱，立志以“科学救国”转攻物理，从零开始刻苦钻研，终成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……

由此可见，生活中有些无奈的选择，或许正是人生最好的安排。



AI生成图